

婆婆的拐杖声

◎高凤香

早晨，婆婆的拐杖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。她从北面房间走出来，噤噤的，拐向西去，走过厨房，走进卫生间。

我醒来了，但不想起床，躺在床上冥思，梳理一下当天要做的事儿。婆婆的拐杖声比闹钟灵敏。闹钟响了，我还可以摁掉再睡会儿，而拐杖敲击地板砖的声音传到我房间，我就躺不住了。

婆婆是去年冬季做了腿根骨裂手术后来我家的。出院时，先住到小姑子家，躺了一个月。到我那时，婆婆靠着助行器在房间与客厅的通道慢慢挪动。起初，她走一步顿一下，动过手术的腿被带着往前挪一步，就像根本棍，打不了弯，只能直直地往前移。我跟在旁边，防着她再次摔倒。

婆婆怕动，做过手术就更不想动，除过吃饭要挪到饭桌跟前，其余时间，要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要么回到床上睡觉。百日后，婆婆放下助行器，拄着四角拐杖试着行走。她一手拄拐杖，一手抓住我的胳膊，一摇一晃地走。婆婆体重八十斤，恐怕大部分都是骨头的重量，她几乎是靠着我的身体行走，我却感觉不到她依靠的沉重。

走了几步，婆婆抹一把头上的汗，喘着气，很累很累的样子，我便扶她坐到床沿缓口气再走。婆婆说，老了，真是不中用了，走个路都挪不动！说话时，语气里咕嘟着身不由己的感叹。

婆婆回忆往事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儿他爷生前有一根枣木拐棍，那拐棍手把儿被雕琢成龙头模样，上面还刻着一只鸟。拐棍是你公公从西安特意买的，你公公给他爸说，上面刻的鸟是斑鸠，斑鸠吃食不会噎着，这是提醒他吃饭要细嚼慢咽。拐棍呈枣红色，每天晚上，我儿他爷睡下后，你公公都会取来一块油布，将拐棍上上下下仔细擦拭一遍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儿他爷到露天院子里一看，拐棍被擦得锃亮，能清晰地映出他那花白的胡须。我儿他爷平日行走，拐棍从不离手，手把儿都被磨得光滑发亮。后来，去世下葬时，陪伴了他多年的那根拐棍，也一同随他长眠地下了。”

婆婆端起水杯，噙噙地吹着气，抿了一口，继续说：“我儿他

爷走了，你公公给自己买了个拐棍。那一年你公公身体还好，按说不用拄拐。他忙了不拄，闲了拄着尽往埋他爸的南塬下跑。有次我从街里回来路过，看见你公公用拐棍戳他爸坟上的杂草。你公公爱看书。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，他就开讲了，娃们围了一圈听。你公公这人，人越多他越有劲，说起来就没个完。他说这拐棍有学问。孔圣人坐席结束，都要让拄拐的老人先走，然后自己才离开。拐棍还有个叫法——‘扶老’，一听就是年龄大的人才用。你公公说，古代的人五十岁拄拐；现在的人，有些八十都不拄。我要不是这受伤脚，也不用拄。我身体没有啥病，就是这脚把人害的，早早就拄上了拐。”

婆婆拿起小姑子给她新买的拐杖指给我说，这是铝合金的，拄着轻。中间钻了十个孔，能调高低。我一看，设计的确精巧。

婆婆个头低，螺丝卡在第三个孔眼，她拄着走路顺手。七十岁那年，婆婆不只脚出了问题，腿也得了骨增生，疼得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公公伐地头的杨树，砍下一树枝，刮得光溜溜的，还装个兔头手把儿。她就有了第一根拐杖。

公公手巧，做过镜架，打过木柜，凡是农家的木活儿，没有他不能做的。只要看过一眼，他就能动手做出个原样来。公公给婆婆做过三根木拐棍，手把的形状都不一样，但每根上面都刻只斑鸠。

我问婆婆那三根拐棍放哪里了，她说，跟着你公公埋坟地了，都被拄得下端开了“花”。公公还用铁丝扎过几圈。后来连铁丝都磨断了。婆婆说着，抿着嘴笑出了声。

我仿佛从婆婆的眼里看到了公公在老家院子忙来忙去的身影。

我回到书房继

续看书，婆婆的拐杖声又响起来了。噤噤的节拍明显比她刚拄上时强烈了，振动的频率也提高了。拐杖声停在她的房间，半天不见动静，我走进去看时，婆婆平躺着，扯起了鼾声。

相处半年，我能凭借婆婆的拐杖声判断她的去向，听出她的情绪波动，还能觉察出她的身体状况。她急着去卫生间，拐杖声就像夏天的雨，卫生且匆忙；睡足了精神，拐杖声一步一步，缓慢轻柔。这时，她会提个水杯，摇摇晃晃去厨房烧水。深更半夜，她拄着拐杖，急匆匆出房门，我就知道她吃坏了肚子，赶快起床给她找药。她却不要，回到房间继续睡觉。第二天，她又满面喜色地拄着拐杖出来。但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要带着她的拐杖。

古人用杖很有讲究，五十杖于家，六十杖于乡，七十杖于国，八十杖于朝，说明不同的场合用杖的年龄不同。杖在这里是身份的象征。现在，谁都可以用拐杖了。婆婆是农村妇女，没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，但她拄根拐杖，足以让九十年的岁月在脚下生出莲花，生出对公公藕丝一样的怀念。

上午九点，噤噤的拐杖声从沙发移动到北面的房间，我知道婆婆又去睡觉了。我走进去看，铮亮的拐杖靠在床头柜上，她醒来一伸手就能拿到。



被返聘的保姆

◎陈卫华

几个月已经换了三个保姆。秋香是孩子三个月大时接手照顾的，孩子奶奶考她的第一课就是让她给孩子洗澡，可孩子在她手上洗澡时不小心滑落进了水里。老人看出她没经验，但仍愿意给她一星期的时间试试。

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一岁多做了手术，恢复期间需要人陪护，她就在医院陪床，寸步不离地守着。

跟我聊天的过程中，秋香一口一个“我家宝宝”，对雇主孩子的宠爱是装不出来的。她说宝宝的衣服她从不机洗，全部手洗。她还翻出手机里的宝宝照片给我看，小男孩健康阳光地笑着，一头栗色的卷发，有点像混血儿，一点也不像个娃娃。

秋香能通过试用期，大病之后雇主还愿意返聘，我想一定是她那视孩子如己出的善良、真挚和坦诚打动了雇主，赢得了宝宝的依恋。秋香在得到医生“可以正常工作”的答复后，重新上岗了。她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。唯一有

点吃不消的是，父母有时候带娃外出旅游她也必须跟着，说到身体状况，她也担心复发。听了我的安慰后，她说：“我也想得开，像我这种人，过一天是一天，每一天都是赚的。”她还有个目标，想在省城给女儿买房。

秋香讲她患癌的不幸与病后被返聘的幸运，自是难掩悲喜，然仅是那么一瞬，又恢复如常。这辆顺风车六个乘客，秋香第一个上车，最后一个下车，原本只需三个多小时，她却经历了九个小时车程，却仍能泰然处之。

作家毕淑敏说：“好心情并不来源于一帆风顺，而是生长于从容和坚定的勇气中。”

或许，正是秋香身上这种淡然如水的从容、不徐不疾的坚定，滋养着她的品性，让她在面人生路上的幸与不幸时，才能如此宠辱不惊，笑看花开。

回家

◎王晓霞

童年时，回家是妈妈的声声呼唤。假小子一样的我，总是在村里到处疯玩，忘了吃饭，甚至忘了回家的时间。直到妈妈的声声呼唤传来，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小伙伴，被妈妈牵着手跨进了家门，还不忘回头对小伙伴们说“明天见”。

上学后，回家是对美食的渴盼。小学时，每天回家，妈妈总会及时递上饭碗，粗茶淡饭里有着妈妈最精心的照管。初中开始住校，少了对家人的深切想念，可是慢慢适应后，依然时刻念叨着那碗手擀面，有妈妈的味道在里面。

高中后，学校离得更远，回家真的很不方便，一两个月一次。可以和爸爸妈妈谈谈心，跟哥哥姐姐聊聊天，那是我记忆中一个家最完美最幸福的体现。

大学后，回家成了一年两次的期盼。寒假一次，暑假一次。带上对家人长久的想念，还有攒了半年的新鲜，总是在放假第一时间，拖着重重的行李，带着轻松的心情，飞快地奔赴车站。回到村口，妈妈的身影早已出现，还有身后那袅袅的炊烟。我知道，妈妈已经备好一桌子家乡饭。

结婚后，回家成了妈妈漫长的等待。

妈妈总是盼着我回家，静静听我倾诉工作和生活的琐事，日渐明显的皱纹里，藏不住对我进步的满足和欢愉，轻声细语的交谈中，忘不了开导我的失落和委屈。白天，妈妈喜欢让我在厨房陪她做饭，晚上喜欢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依偎在她的身上，就算只是静静地看着。

后来，回家成了妈妈对外孙的

想念。进门一声“姥姥”，让所有人的笑容更加灿烂。叫的人带有一丝丝的撒娇，答的人流露出些许的骄傲。看着外孙满地跑，已然忘了她累弯的腰，总要搂一搂抱一抱。短短的几天相处，定要把家乡的美食吃个遍。

再后来，回家成了我们彼此的“负担”。

妈妈总是打来电话，试探性地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。而我一次次地告诉她，儿子还有课外班，我的很多培训也没弄完。电话那头的沉默是妈妈无声的遗憾，电话这头的我，加深了对妈妈的思念。其实，就算碰上寒暑假，回去也住不了几天，短暂的陪伴，换来的是更长久的想念。看着妈妈目送我们离开，我明白自己已然步入尴尬的中年，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，实在很难周全。

妈妈走后，回家成了不敢触及的字眼。

我害怕看到空旷的小院，害怕叫一声“妈妈”没人应答的失落，更怕看到独居的爸爸迎接我们时的步履蹒跚。

妈妈，我常常独坐电脑前，万分痛心地把你呼唤。翻看手机里为数不多的视频和照片，真想抠破屏幕，再去亲亲您的脸。即使满心满眼都是您，可我再也无法让您回到我的身边，只能任泪水肆意流淌。似梦非梦间，那个曾依偎在您怀里的孩童，已悄然步入中年，而我这一生和您相处的时间，却少得屈指可数。

这一刻，我只想回去，到您的坟前捧一抔新土，献一束鲜花，向您倾诉我的思念。

四季流转的母爱

◎周落诗

在我成长的岁岁年年里，有一份母爱食单，始终在四季的变换中悄然流转。

春风吹暖了大地，吹绿了新芽，吹开了这树桃花、那树李花。忽而，轻柔的春雨悄然洒下，粉嫩的桃花、雪白的李花簌簌飘落，与此同时，桃李的枝干在春雨的滋润下缓缓生长。岁月，桃李便迎来了成熟期，市面上各类桃李争奇斗艳，很是诱人。

我嘴挑，独爱红心李和水蜜桃，十多块钱一斤，美味且昂贵。然而，母亲却从未犹豫，每次都给我买一大袋。我洗水果时，总会多洗一个，递给母亲，她只偶尔接一次，大多时候都拒绝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不喜红心李，她嫌酸，偶尔吃一次，是不愿拂了我的心意。

进入七月，大地就像被烈火炙烤般，直冒热气，闷热难耐，令人烦闷。幸好，避暑神器冰棍、西瓜，从未缺席我的暑假。我喜欢吃脆筒冰激凌，母亲便给我买三块钱的“五羊”雪糕，我喜欢吃水分充足的西瓜，母亲便给我买更贵的“黑美人”。

高三那年，母亲念我备考辛苦，想法子搞劳我，种起了西瓜，量大还省钱。三月，母亲小心翼翼地埋下西瓜种子；四月，她精心为其施肥；五月，她顶着烈日割掉杂草；六月，她不辞辛劳地浇灌。到了七月，我终于吃了整整一个月的西瓜。母亲的爱是清風、是朗月，驱散了白日热气、洒下一地月光。自此，我再

也不怕炎热的夏天。

秋天是柿子和板栗成熟的季节，儿时家里就种有一棵柿子树。时值九月，红彤彤的柿子高高挂起，母亲制作了工具，让年幼的我，也能够到两米开外的柿子。村尾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板栗树，母亲路过时，会随手捡几颗板栗球，装进袋中带回家，我好奇地拆开，见到了晶莹的小板栗。

如今，板栗树和柿子树已不见踪影，再也听不见我感慨时光流逝，母亲第二天便买回了板栗和柿子，好让我见物抒怀。市面上没有新鲜的红柿子，倒是有盐渍柿子和柿饼。母亲看着这些，一时不知我爱吃哪种，便都买了些，眼神中满是对我的疼爱。母亲还学着商贩的样子，将买回的板栗划了十字刀口，蒸熟给我吃，我说太多吃不完，言外之意是留给母亲，而她直接略过了自己，将剩下的板栗包装好，让我带去学校。

冬天有寒风凛冽时，也有暖阳倾洒时，不同时刻，我喜欢的食物不同。当暖阳铺满大地，我最喜欢的，便是和母亲晒太阳聊天。晒得我有些渴了，母亲便去菜园砍一根甘蔗，削好皮，一分为二。她把甘蔗尾递给我，自己吃甘蔗头。虽然甘蔗头更甜些，但关节太多，硬得很。在我与她之间，母亲总优先考虑我。

乌云蔽日、寒风席卷，莫说室外，在室内都瑟瑟发抖，每当此时，我就想吃烤红薯暖暖身子。母亲二话不说，架好烤架，挑了几根大大的红薯置于其上，不时拿夹子翻动红薯，使其均匀受热。二十多分钟后，我从母亲手中接过烤红薯，撕开焦香的红薯皮，蜜色的甜汁漫过舌尖，寒意从指缝里溜走时才惊觉——母亲的爱早藏在这捧滚烫的烟火里。

大多水果都有相应的季节，但母亲的爱从何时令之说，贯穿了一年四季。就像在我小时候，母亲得知纯牛奶有营养，为了让我养好身体，给我买了一整年的纯牛奶。食物有相应的季节、规定的限期，但母亲的爱没有季节之分，更无过期之日。



那天中午上了辆顺风车，后排已有一位乘客，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女子，我坐在她身边。没多久，我们就进入热聊状态，她叫秋香，几年前来省城陪女儿读书，闲来无事，就去考了保姆证、育婴证。

秋香声音温柔，语速不快不慢。不知是职业习惯还是先天脾气好，顺风车在省城带客绕了两个多小时，还未向老家出发，我很着急，她却没有任何怨言。

聊天中，她不时拿出随身带的杯子喝水。大概意识到我在扭头看她，便指着脖子说，她没有颌下腺了，要及时补水。指尖所指处，是一个核桃大小、纹理像核桃壳的疤痕。

接下来，她讲的故事赶跑了我午后的瞌睡，也让我对她刮目相看。

一开始给她治疗的医生以为是囊肿，手术后伤口难以愈合，嘴巴歪斜，吞咽困难。在亲戚的建议下，她到外地大医院就诊，专家诊断这小块是恶性肿瘤，并非囊肿！二次手术后，口不歪斜，吞咽也没有障碍了，总之恢复得很好。术后七个月，她接到前雇主催她上班的电话，她蒙了！还沉浸在病魔打击中的她，一下子难以置信：“我还能再工作吗？”

原来，雇主在秋香离开的这